

广东人民出版社

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第一辑

4

E CHENG JIU SHI

鹅城旧事

——惠州风俗图说

惠州文化建设丛书

罗川山 主编



罗川山 主编

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第一辑 4

鹅城旧事

——惠州风俗图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登钦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罗川山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12

(惠州文化建设丛书)

ISBN 978-7-218-05732-3

I. 鹅… II. 罗… III. 风俗习惯-惠州-广东省
IV. K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8570 号

责任编辑	钟永宁
封面设计	周永忠
责任技编	周 杰
印 刷	惠州日报印务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80
插 页	10
字 数	1110 千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732-3
定 价	200.00 元(全五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 任：刘耀辉

副主任：黄雁行 陈恩强 林惠纯 李靖国

成 员：罗川山 吴少忠 刘惠忠 陈力强

黄志忠 邓庆宁 吕忠丽 黄石松

胡仲初 郑玉梅 黄子新 洪汉文

范中杰 朱瑞华 崔 爽 温旭彪

蒋勤国 吴汉鹏 何焕昌 邹永祥

主 编：罗川山

副主编：吴少忠（常务） 黄澄钦 邓三君

蒋勤国

《惠州文化建设丛书》题

挖掘文化资源
彰显人文精神

市政协主席刘耀辉



二〇〇五年二月

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编委会主任、惠州市政协主席刘耀辉为《惠州文化建设丛书》题词

总序

罗川山

斯时盛世，文运蔚然。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化史正处在史无前例的震荡与演变期。新世纪、新时代、新阶段，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特别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建设和谐文化，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放眼世界文化前沿，拓展历史文化视野，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在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的过程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是城市的内核和魅力所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和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 21 世纪，任何一个城市意欲在城市间激烈的角逐中赢得主动权并始终处于优势和领先地位，就必须科学把握城市竞争的总体态势，高度重视和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城市文化贯通于城市的血脉和神韵之中，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也表征着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城市文化建设无疑是提高城市品位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是增强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内驱力。

城市文化是兼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先进文化的重要元素。地域文化是城市文化在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赋予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形态。地域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在精魂，是塑造城市个性形象的有效载体，是增强城市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有力途径。惠州市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文化兴市”战略，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大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挖掘惠州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激发广大市民热爱惠州、热爱家乡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力为惠州建设成为珠三角东部现代化经济强市和广东省现代石化数码产业名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有利的文化支撑。

惠州是南粤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岭南名郡”、“岭东雄郡”的美称，自古以来就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粤东通衢”的地理位置，使惠州历史地成为客属文化、中原文化、港澳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交汇地带和融合区域。秦汉尤其是唐宋以来，有李商隐、苏东坡、唐庚等480多位历史文化名人履临和客居惠州。“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大诗人江逢辰此言非虚。孙中山、周恩来、彭湃在这里留下革命的足迹。近代更涌现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北伐名将叶挺、“中国民主革命的彗星”（廖尚斐语）——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等民国英杰。国民革命时期，两次东征的主战场都在惠州。中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在惠州。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在惠州大地上纵横驰骋，抗击日寇，成为华南人民抗日的旗帜。东江惠州民俗文化、东坡寓惠文化、“东樵山”罗浮道佛宗教文化，以及以东征民主革命文化、东江地区苏维埃革命文化、东纵抗日爱国文化为亮点的东江革命历史文化等“四东文化”，已成为惠州城市文化的显著标志和亟待挖掘、打造的地域文化品牌。

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持编写出版的《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第一辑，是积极贯彻落实市委“文化兴市”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挖掘惠州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着力打造地方特色鲜明的“四东文化”品牌的有力举措，是丰富惠州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有效载体，是开展乡土教育、市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在这个意义上讲，《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具有开创价值和作用的文化盛事，是我市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好事，是建设文化大市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的一件喜事，同时也是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和增强惠州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件大事，必将对惠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我相信并且希望，挖掘、整理惠州悠久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促进惠州的城市文化建设，《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发行，必将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良好开端。

热切地期待后来者的努力和成果！

是为序。

写于丁亥 2007 年春

（作者系中共惠州市惠城区委副书记，时任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妙将风俗传风雅（代序）

吴定球

连同这次推出的新作《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澄钦先生已先后出版过三本画集了。对此，有朋友以雅俗论说之：若把《苏轼寓惠诗意画》（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出版）归属于雅，那么《画说惠州西湖》（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出版）则似是介乎雅俗之间，为雅俗所共赏，而这一本《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怕就要定位为俗的一类了。其实，就艺术的本质而言，我认为是无所谓雅俗的，古人常说“大俗大雅”，正道出俗与雅在对立中双向互动的微妙关系。在现实生活，最为简单、平凡、通俗、土气的话语物像，往往具有很深的精神意涵和很高的思想境界，透露出让入惊喜的优雅情韵。澄钦先生笔下的鹅城旧事和风俗，又何尝不是如此？你看那在大街上演的“抬花轿”、“睇把戏”、“大石古取牙”；在小巷登场的“破蔗标”、“打蛤”、“倒尿”；在户内厅堂中进行的“五月节绣香包”、“摸荔果鬼”、“喊惊”——这一幅幅线条简约的画图配上一篇篇朴厚无华的短文，摇曳着多么动人的鹅岭风情，又凝聚了多少代惠州人的美好记忆！纯朴真挚的乡情，植根于对乡风世俗生活百态的美好记忆之中；记忆失落，意味着乡情的失落。城市化进程在日益加速，曾经承载了人们集体记忆的物像实体，大至江湖山海，小到一街一巷，都在不断地遭受侵害和破坏。人们对乡土家园的认同情结和向心力量因此被逐步消解，对自然与社会愈益陌生、疏离、淡漠，甚至

于仇视对抗的都市流行病也得由滋生。《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的创作出版，可谓意味深长，见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澄钦先生这部新作的意义，在我看，当然并不仅限于满足人们追寻记忆、安顿乡情的精神需要。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民风习俗的“光盘”刻录着丰富的历史密码，可以解读出许多典籍缺载而又十分重要的文化信息。就说惠州，旧时有许多独特的名人诞日：正月初九的玉皇诞、三月十九的太阳诞、四月十七的金花夫人诞、六月二十四的谭公诞、十二月初五、十九的朝云诞和东坡诞等等。几乎在每一个诞日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位典型人物，都可以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或一个动人的故事。如玉皇诞，此诞始于纪念宋代白玉蟾（见张友仁《惠州西湖志·风俗》）。白玉蟾师从惠州人陈楠学道，得法后以罗浮山为基地，打破师徒私相授受、法脉单传的旧规，广收门徒，大建庵观，行符设醮，佈道施法，建构了一个有理论、有组织、有科仪、有宫观的新教团，史称道教南宗五祖。惠州坊间有玉皇诞并遵行数百年而不废，惠州百姓旧时治病养生大都信奉罗浮道士的便方草药（见画集《道士蟾蜍》和《打雀佬凉茶》）。凡此种种，正见此邦兴于东晋葛洪的道家文化，自南宋之后已逐步由上层转向民间并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太阳诞”始于明清鼎革之际，是“明遗臣纪念崇祯殉国日”（见同上）。三百多年前的“甲申之变”，使地处南疆的惠州成为抗清保明的最后战场，不少惠州人毅然加入南明政权，与清军作殊死争斗，支撑危局。救亡失败后他们隐遁乡园，图谋恢复，和托迹留连在惠州的大批前明旧臣、岭南遗逸一起，形成一个阵容强盛的爱国文人群体，诗酒酬唱于叶氏的泌园和兼园。每逢崇祯皇帝自杀的三月十九日，他们即率众举行拜祭活动，民间称为“太阳诞”。画集《失落的“兼园”和〈兼园记〉的发现》一文说到的“哭庙”，就正是当年太阳诞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内

容。惠州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被雍正、乾隆父子用极端残暴的“文字狱”反复清洗而几乎成为空白。但正如清初惠州诗人姚子蓉所言：“吾郡虽僻处，颇见风俗敦。文物自有根，山村自有魂”。自宋末文天祥在惠州兴兵抗元以来，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思想“根魂”，早已深扎于鹅城这一方风土，衍化为山村文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惠州人。无论是反清复汉、缔造共和的辛亥革命，还是抵御外侮、还我河山的抗日战争，惠州都是一座表现出色的城市，以思想渊源论，这当然是其来有自，绝非偶然。画集中《鹅城女侠李扬氏》等十余篇图记所绘写的惠州抗日英烈都是坊间布衣百姓，可谓彩笔点睛，让读者看到了一座城市人文传统的起承转合，在平凡通俗中品味出伟大与崇高。

雅能化俗，故俗能传雅。画家的可贵处，在于他对朴野与斯文的内在关系洞照知微，能把蕴藏在风俗之中的风雅，也就是惠州人的精气神，进行巧妙的艺术传达。说到惠州人的精气神，我想起了苏东坡。事实上，东坡对于惠州的影响，更多的并不在文章辞采，而在生活态度和人格魅力；也不在官方的认可和推介，而在民间的真心喜好。当年惠州人在纪念东坡、朝云的节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迷信的集体虔诚，正好用来说明什么是“尊显斯文，化民成俗”，什么是“民间的真心喜好”。澄钦先生在《画说惠州西湖》中，曾用《士女倾城补种花》等多篇图文，对惠州人这种“集体虔诚”和“真心喜好”作了多维的观照。这一次则分别忆述了鹅城三位已故广东省文史馆员那令人感慨万端的生活故事。其实，无论是画家李长天“西园饮茶”（见《茶楼》）的随俗谐趣，还是书法家王映楼“路拾花柴”（见《钉屐》）的超然自得，抑或是诗人学者吴仕端“空山碎石”（见《打石屎》）的自信从容，背后都隐现着东坡先生的影子，都可以看出惠州知识精英对苏轼精神的真心

喜好和自觉继承。毫无疑问，这当中也包括了画家本人在内。

“树立甚宏达，结交皆老苍”，清人宋湘这一副集杜的联语，或许真可以用来为澄钦先生作写照。据我所知，当年“东江才子”王映楼讲学惠州一中，先生因年幼而未能亲炙，但对其“名士风流”，稍长后却是“有幸私淑而与有闻焉”。他与“半日道人”李长天未施师徒之礼，而交接密迹、意趣投契，亦远胜于一般的师徒。至于他与我父亲仕端先生则更是情义深挚，两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对家乡文化的共同志趣而偶然相识，继而忘年相交，又继而意气相投、倾心相知。此外，廖辅叔、秦罅生、刘伦等，也曾是他常作虚心请益的前辈。对于这些惠州的先贤们，澄钦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视为做人做事的榜样。记得我主编《惠州志·艺文卷》时，他认为这是为父辈完成未竟的事业，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多方奔走代为搜寻大量的书画文字资料。当有人把李长天的手稿送给他时，他一再向我表示要尽力争取为李先生单独出一本画集，向海内外发行。他还多次感慨地对我说：“可惜令尊走得太快，不然他还可以为惠州文化做更多的事情，现在只好由我们努力来做了。”这本《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就是他“努力来做”的最新成果。对保护、继承和发扬家乡传统文化始终怀有一份强烈的使命感，这正是他与上两代惠州人张友仁、吴仕端先生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是他与眼下一般职业画家的最大不同。

“不同才是艺术”（潘天寿语），澄钦先生就是一位执着于“不同”的画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坚持与家乡的山水人文结缘，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满个性的手法对苏轼、西湖、鹅城风俗三大题材进行艺术表达和文化阐释，这不但说明他对感应惠州历史心音的脉口有着准确把握，也正见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特立独行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是一位艺术家对社会责任

的自觉承担。明人袁宏道说：“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又说：“大体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或许是我的孤陋寡闻，如此全面系统地用国画艺术绘写和解读一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在当下惠州似乎还只见澄钦先生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位“孤行”者。尤为难得的是，在物欲膨胀，人心浮躁，文化艺术已被一些所谓文化人自动地降格为“权力侍从”或“金钱知客”的今天，他仍坚守着文化的良知和自尊，不故作高深矜才炫世，不趋附时流人云亦云，不借题炒作自高身价，也不矫情作态媚俗图利。笔墨所绘，文字所记，无论喜怒好恶，必发乎真心，必能见真我，鲜明地体现了画家充满爱心和血性的真性情、真品格，与他所着意表现的鹅城历史的真风貌和惠州人文的真精神互为表里，相得而益彰。唯其如此，他的作品将拥有“必不可无”的独特地位被传诸后世，应该说是可以预期的吧。

写于丁亥2007年重阳前夕晚菊香书斋

（作者系惠阳物业集团公司经理、《惠州志·艺文卷》主编）

黄澄钦和他的 《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

包柏成

黄澄钦，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我习惯叫他黄老。黄老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既有士人的优雅风度，又有文人的忧国忧民和剑客的侠肝义胆，还有农夫的耕耘不辍的精神！——十年前，黄老就出版了《苏东坡寓惠诗意画》，五年前，又出版了《画说惠州西湖》，两本著作产生了很大反响，都为国家图书馆、广东省粤人文库、中山大学图书馆等所珍藏，被一些学者誉为是“惠州人文历史的一个窗口”。如今，历经数个春夏秋冬之后，黄老的另一部要著《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终于又要面世了！可喜可贺！

一

《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分为：风俗、往事以及随笔等几个部分。内容极为丰富，作者纵横驰骋，所记虽以自己所见所闻及所经历者为主，但其间也不乏对历史上当地有影响的人与事的记述和发掘。读《鹅城旧事——惠州风俗图说》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获得许多收获。在风俗和往事部分，我们可以看见过去惠州百姓活生生的生活图景，看到人们的喜怒哀乐，尤其能让我们体察到农耕时代科技落后物质贫乏的社会状态下，人们是如何豁达从容地在困难中求生存，在俭朴中求乐趣的人生态度，读来令人感动。《七夕水》、《打雀佬凉茶》、《睇把戏》、《生猪头腮》、《喊惊》、《大石古取牙》、《道士蟾蜍》中谈到的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人们有着怎样“风趣”的

或者说是无奈的医疗活动。因为历来相信“七夕水”能医病，也就便有了《七夕水》中所记述的“七夕江中争汲水”的现象，因为相信“让老虎咬着猪头，……就不会痛，就会慢慢好起来”。于是得了“猪头腮”的每个小朋友的脸上，用墨写上一个虎字。也正是因为缺乏医疗人才和设备，才会有“大石古”取牙时那惊心动魄的场景！（“大石古拿着未经消毒的铁钳夹着那农民的烂牙使劲拉，边拉边退，拽着那农民绕过几个店面才把烂牙拔出！”），才会有楚人“招魂”似的，为生病中的小孩“喊惊！”。《倒尿》、《补碗》、《夹猪屎》、《打石屎》、《戙脚》、《揩水》等作品则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即使害羞的农家妇女，一大早就挑着木桶进城叫喊着或敲打着向居民买尿作肥；残缺的瓷品舍不得扔掉，而依然要请补碗匠小心翼翼地加以修复；为了生计，很多妇女去当“戙脚婆”，干本该属于男人们干的搬运活；为了生计，有人无奈地拿着簸箕，去大街小巷夹猪屎卖；也是为了生计，包括挨整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干那最苦最累的重体力活——“打石屎”！读完这些作者以极富同情心的笔墨所记述下来的往事，我们不得不感慨于那个时代的艰苦岁月，感慨今日美好光阴当好好珍惜！

如果说前面一些风俗往事的作品有几分沉重的话，那我们可以欣赏一些快乐、有趣、温馨而和谐的作品——《烧宝塔》让我们享受了那“焰火喷射，爆声四起”的激动场面所带来的兴奋；《公仔书摊》让我们感到挤着脑袋争看公仔书的儿童们是多么友爱；《打蛤》中的行人“碰上小童打蛤，一般都会尽量避让，不去打扰他们。”场面是多么温馨！《破蔗标》中屠夫贩卒和读书阿哥皆可参与的令观者“雀跃欢呼”的街头“破蔗标”，那是何等欢快忘我！《卖沙糕粿》中“沙糕粿——买嘞！”的吆喝声真是叫人垂涎！《逗细佬哥》中那“丑啦丑，嫁麻纽……”的即兴逗唱，以及“食只蛋，避个难”的童话，是何

等质朴纯情！《十月朝食捏糍》中，“十月朝，捏糍漉漉烧”、“打笕箕，卖捏糍。爱几多？半笕箕。”这些民谚童谣令人想象得到那天人们热闹而欢欣的场面，尤其是将那一天作为“牛生日”，人们用捏糍喂牛，希望牛能“力持”，让我们顿感人性中仁爱光芒的亮丽和温暖！《捉蟋蟀》中，儿童们不畏夜鬼捉蟋蟀，捉到“叫声洪亮”的蟋蟀，便“期待它能打败街尾懵牛盖只伢仔（懵牛那个小子）养的自称黑旋风的乌蟀。养几天誓与他决一雌雄……”，儿童贪玩好胜的心理描绘得多么淋漓尽致——真是痛快！《水豆腐》中“咸鱼青菜又一餐，粗茶淡饭过一日”的俗语，真让人感到知足常乐的快慰，而《西湖牧鹅人》让人感到那时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何等和谐，民风是何等淳朴，真羡慕那个“鹅司令”啊！《钉履》中那不同木履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一定点缀了清晨和傍晚时分人们的心情，增添了童年的快乐！

黄老在风俗与往事两部分中，“抗战”和“解放”是两个关键词，阅读时可谓百感交集！既感沉重，又感快慰。关于抗战的短文有十篇之多，可谓篇篇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惠州儿童救亡工作团》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少年，《忘不了中国军人唱的一首歌》中的那壮怀激烈的战歌，《惠州老人助军抗日誓死与城共存亡》中以头撞敌的秦敏老人，《鹅城女侠》中拔剑刺敌的女侠李杨氏，《寻找失去的一张照片》中临死前血写“抗战到底”四个大字的中国军人，《我的老师是死而复生的抗日英雄》中“身受二十多处伤，腹部肠子也被捅出来”的张泽，《我的老师是抗战时的花木兰》中“剪去自己的辫子到第十二集团军当女兵”的王淑敏老师，《解惑50年前母亲的话》中那对着投了降的日本兵还咬牙切齿的母亲，《庆祝抗战胜利牌楼》中“流着眼泪说‘死人日本仔投降啦！我们胜利啦！’”的祖母，《惠州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中那壮烈悲怆的

碑文——所有这些记述，不正注解了中华民族不倒的缘由，以及日后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原因吗？！

“解放”题材的有三篇。《黎明前的惠州古城》让我们看到了百姓黎明前慌乱、期待的复杂神态，《解放军进惠州城的那一天》告诉了我们惠州解放的准确日期：1949年10月15日；《惠州解放的第二天》让我们似乎也听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嘹亮的歌声，似乎也融入了军民共乐的欢快场面——它告诉我们：黎明的曙光照来了！新的中国新的时代开启啦！

二

黄老的随笔部分也十分精彩，文体短小精悍，内容多以描写文人为主。这些文人多有风骨、才情，有的还颇有妙趣，阅之或怀敬意，或感风雅，久久不忍释手。《西湖人》中的吴老先生一生坎坷，文才飞扬，钟爱文化，身处逆境傲骨犹存，襟怀豁达。五十年代，吴老在内蒙古“劳动改造”时，为同伴作送别诗《塞上送番禺何大释南归》，诗曰：“漫拂沾衣关上雪，留将东阁补梅花”——如此胸襟！如此才情！怎不令人深思和赞叹！《我的老师李九皋先生》中的李九皋先生，诲人不倦，锐意创新的精神令人感动。《访廖辅叔教授》中的廖辅叔教授，其广博的才学令人仰之，其浓烈的乡情则又是那样令人深感温馨。《情系故乡——惠州画家刘仑素描》中的刘仑艺术家，少时“打仗”、“大水撇”、“偷校艇出游”、“石击竹林”——如此调皮（但不乏风趣）的少年，却能写出“陈堤灯火夜归人”之妙句，令人叹服！《〈西湖人〉题画记》中所描述的画家李长天，在作者的《茶楼》中也有提到，是一位诗、书、画俱佳的艺术家，其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颇有己意，堪为大家，其诗脱俗超凡，堪为风范——文中他的一首诗可引以为证！“钓罢归来起暮烟，乏鱼尚欠酒家钱，几回欲将蓑衣当，又恐明朝落水天。”而其为人则“乐观豁达，淡泊名利，既甘于寂寞，又热